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 第二十七回 金谷香華萬福行刺 海參崴平公一遠徵

卻說慶如回來，林林告訴阿寶的事，大家傷感時世一回，也就罷了。次日，慶如到店，料理一天，到傍晚時，接到一張金谷香的請客票，請慶如去吃番菜。主人名字是萬福兩字。慶如一想，這人大約是新民學校裡華萬福了。前日我到他校裡，因訪耀秦，雖曾見過這華某幾次，但並非深交，還是去好不去好呢？沉吟一會，只得又打聽還有何客？那侍者遞上一張條子，卻請的是已革廣西巡撫黃棠，下面署名，卻是一個姓胡的。慶如心想這黃中丞雖是去位，但生於怕與大員往來，便決意辭了，說聲謝謝。自回家去，誰知當夜金谷香卻發生一樁奇事。卻說黃中丞名棠，表字少春，雖曾做過廣西撫台，卻因辦理軍務不善，只落得削職而回。他與學界中也大為反對，據說他在廣西時候，曾議借法兵來平匪亂，學界中定他一個喪失國權之罪。他卻極口呼冤，說是並無此事，究竟不知誰是誰非，不必深論。

當下他接到姓胡的客票，心想借此交通些聲氣，也好為開復地步，便帶了一個當差，坐了馬車，徑到大新街來，剛走進金谷香，只見迎面樓梯上條地下來一人，走得迅疾，還沒有看清，只見那人一隻手把他揪住，一隻手舉起來，袖中露出一枝尺餘長的手槍，對準了他，扳機便放，那黃棠驚得叫喊不出，只得瞑目待死。誰知過了些時，耳中只聽得機簧的聲音，不見有彈子出來，也覺詫異，莫非我已死了麼？睜開眼時，只見一個巡捕，正一把揪了那人，那人還很命的掙扎，那巡捕把口笛吁烈烈一吹，頓時有幾個印度巡捕，狼巴巴跑上來，把那人橫拖倒曳的去了。黃棠曉得已經沒事，卻驚得移腳不動，好像鬼門關放轉一般。呆了好久，早在他當差來請他坐馬車回去，他方才醒了些，問道：「這這這是什麼人呢？」他當差回道：「那就是請大人吃番菜的，不知為了何故，竟要行刺起大人來。幸虧他手槍的機簧，已經鏽住放不出彈子，沒有鬧出大事，這是大人的洪福。」黃棠又呆了一呆道：「難道這人就是胡大人麼？」他當差道：「這人不是胡大人，胡大人是家人認得的，據金谷香說是姓華叫萬福，是新馬路什麼學堂裡的教習。」黃棠大驚道：「我同他並不認識，怎麼無緣無故要起我老命來？此刻這人怎樣呢？」他當差道：「那時家人見他行兇，一時不及救護，就回身喊了巡捕，一同上來捉住的，此刻人是已經解到巡捕房了。巡捕們曉得是你大人，不敢驚動，只討了一張片子去，說明天叫家人到堂上去對質，樓上也沒有胡大人，請大人就回公館去罷。」黃棠道：「這樣說來，真是虧了你，我若再做到督撫，一定把你升做個武巡捕，就不怕那些匪黨了。」他當差的屈膝謝謝，一同回去，自有他姨太太置了酒與他壓驚，不在話下。

那華萬福白白的舉動一場，毫無成效，只落得身為重犯，幽禁囹圄，還牽連了新民學校，一道封皮，封禁起來。次日到了堂上，華萬福直供與黃棠並無嫌怨，只因他在廣西任上借外人兵力，屠戮同胞，既已被罪還鄉，又復不安本分，潛行來滬結連外人，運動開復，將來許以特別利益，故冒用胡某之名，邀他出來，為同胞四萬萬人殺之，事之不成，命也云云。問官因他所說黃某俱屬曖昧，並無實據，又說他擾害租界治安，所以定了他一個監禁西牢二十年之罪。後來這華萬福永無出頭之日，只當在監中過了一世，卻沒有做成功事，何能甘心？誰知因他這一提倡，從此中國出了許多刺客，都是聞風興起的，就說他是個刺客的先聲，也無不可。

卻說那年政府裡聽了幾個新進留學生的說話，也著實醒悟了，說是不立憲不能自強，便派了五個大臣，到東西洋去考察憲政，以便仿照辦理。誰知又激動了一個刺客，姓胡名越，是專門主張革命的，他一想，如果當今的政府，真個立了憲法，那時民心歸附，國本堅牢，便搖動他不得了。就想趁五大臣出京時，一炸彈炸殺他娘，嚇得他們不敢出洋，考察不成，便立不成憲，可以為所欲為了。這是他們的私心，不必講他，誰知五大臣的命運還高，不該死在這炸彈上，所以胡越胸前懷著炸彈走到火車上，恰好五大臣上車，卻被護衛諸人盤詰了好久，藥性發了，頓時炸烈，把胡越炸成兩段，其餘不過傷了些閒人，連五大臣一根頭髮，也沒有損著，那頓時就震動天下，暗殺，暗殺，喧嘩不已。當下政府急了，便要窮治黨人，除滅後患，各省督撫奉了上命，真個縱騎四出，瓜蔓株連，拿了許多沒要緊的人，嚇得上海這班假新黨，消聲息影，遠走高飛。還存些走不掉的，只得把放浪的形骸，收拾了些，沒有辮子，裝了一根假辮子，腳上穿皮靴的，換了一雙布鞋，真個街市肅清。看官大凡做留學生的人，雖是有好有歹，都有些事業做出來，上等的掙了一個官，發財發福，或是廁身學界，談忠談孝；下等的索性入了會黨，無法無天，倒也海闊天空，十分快樂；最苦是這班中等的角色，他的性情倔強，既不能紆紫拖青，手段低微，又不敢違條犯法，只落得蹲在上海，吃吃花酒，談談嫖經，卻又要被認做黨人，提去殺的殺，監的監，好不可憐。也是他們自作的孽，誰教你不良不莠呢？卻說平公一當時得了這個消息，他是方正不過的人，十分看不過，便想作避地避人之舉。

恰好海參崴地方，有人來請他去當報館主筆，他想借此遊歷，也無不可，便答應了。收拾些琴書，走來與慶如作別，慶如大驚道：「你再一走，真要寂寞死我了，你想從前我等知已往還，何等熱鬧，如今只剩了幾人，如何再經得你走呢？」公一歎道：